



宗介华 著

洋二精和洋大傻

YANG ER JING HE YANG DA SHUA

倭大洋和精二洋

宗介 著

☆

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南宁市跃进路14号)

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广西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开本187×102 1/32 9.72印张 190千字

1988年11月第1版 1988年11月第1次印刷

印 数 1—4,000册

ISBN 7-219-00877-5/I·244(儿)

定价: 2.30元

目 录

- 序.....张锦江
 - 不平静的侨乡.....(5)
 - 牡丹奇案.....(91)
 - 傻大洋和精二洋.....(165)
 - 玫瑰和她的布娃娃.....(203)
 - 莹莹的心事.....(243)
 - 小黑驴和小花鹿.....(261)
 - 后记.....宗介华
-

序

我作文多年，平生第一次为他人作序。然自幼记取一句名言：“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”。介华是我多年好友，他盛情之邀，我怎能不为之！

介华是位多产的儿童文学作家。他写儿童小说，他写儿童散文，他写儿童报告文学，自一九七八年至今已出版了八本书，他的小说、散文曾多次获奖。熟悉他的人都知道，他在文化部机关工作，白天有繁重的公事，唯有晚上才能搞业余创作，他常常熬夜，人弄得精瘦，但毫无疲惫之状，我时时感受到他身上有一种不衰的热情与活力。

介华在创作上敢于大胆探索，他写过几篇“电影小说”，他的尝试是成功的。但我不曾想到，介华还悄悄地搞儿童影视剧本的创作，后来，偶见中央电视台放映儿童片，居然是介华写的，我为他高兴。不久，又听说，广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一本儿童影视剧本选集，我为之一震，这老弟还真是十八般武艺都拿得起来的人。

集子终于寄来了。一共由六个剧本组成。其中三

个儿童生活剧，三个童话剧。

这六个剧本，实际上是属于两种不同年龄观众层次的作品。《不平静的侨乡》、《牡丹奇案》、《傻大洋和精二洋》是给少年人看的，《玫玫和她的布娃娃》、《莹莹的心事》是给幼儿园的娃娃看的。由于年龄层次的区别，剧本的内容与艺术要求就不同，作者深懂此点，在创作时分寸把握得较好。著名儿童文学作家贺宜说过：“不尊重不同年龄孩子们的理解水平和接受能力，往往会费力大而收效小，甚至作者的一片好心却得不到孩子们的体谅。”这是一个科学的论断，本书的作者没有违反它。

《不平静的侨乡》是个正剧，思想内容是极其严肃的。剧本是写一场在思想文化领域争夺少年儿童的斗争：个体书摊主“虎头鲨”和县文化馆馆长陈阿海作为贯穿全剧的人物，前者是阴风毒雾，后者是阳光雨露，冰火不容，势不两立。作者在这里力图表明：在我国对外开放的大好形势下，这个世界还是“不平静”的！应该说，剧本是具有现实意义与教育意义的，是一部适时之作。

《牡丹奇案》、《傻大洋和精二洋》是两部儿童生活片，由于作者充分运用了悬念、巧合、误会等艺术手法，使剧情带有某些喜剧色彩。《牡丹奇案》的故事情节十分有趣，小学生刘军争强好胜，为在美化

校园时出风头，从农贸市场花农姜爷爷那里偷来了一盆名贵的焦骨牡丹，这样就引出了大队委林涛的破案戏，而林涛在破案中闹了许多笑话……《傻大洋和精二洋》，这是一对双胞胎的生活故事，双胞胎本身就充满了喜剧因素，很易出戏，作者是写这一对孪生兄弟的性格冲突与品格冲突，二洋抢别人玩的飞盘，买西红柿不排队而“加塞儿”，如此等等。大洋温厚、诚实，暗暗做了不少好事，但因兄弟二人相貌酷似，大洋做好事常误为二洋所为，这样，生出许多枝节来，喜剧因素得到了充分发挥。这两部片子都向少年儿童阐述了如何做人的道理。作者在轻松愉快、说说笑笑中达到了自己的目的。

《玫玫和她的布娃娃》、《莹莹的心事》这两部童话片的思想内涵明显的比前三部浅显了，对于幼儿来说，他们更多的是需要娱乐。高尔基曾指出：“十岁以下的儿童就要求娱乐，这种要求是合乎生物学的规律的。他想要玩，他什么都玩，他在游戏当中，通过游戏，非常简单非常容易地认识他周围的世界。”《玫玫和她的布娃娃》、《莹莹的心事》充满了游戏性、娱乐性。前者是写小女孩玫玫与布娃娃娇娇的故事，是在家里与一个布娃娃玩呢，还是到幼儿园与许多小朋友以及长毛绒大象、黑布熊、铁摩托手玩呢，哪一种玩好？提出的问题很简单，剧中的形象画面，马上

使孩子们得出一个明确的回答：到幼儿园去玩好！作者巧妙地给孩子们上了一堂集体主义的教育课。后者实际上也是一个游戏故事——一个孵蛋的游戏，表面上写的是一只大白鸭莹莹学芦花鸡孵娃娃的故事，其实，在幼儿看来这大白鸭莹莹是个小女孩，我们不是常见到小女孩喂布娃娃吃饭，替布娃娃打针吗？这是小女孩的游戏，孵娃娃当然也是她们的一种游戏了。这部游戏式的童话片，虽无前者有一个明确的主题思想，但也有意无意向幼儿介绍了孵小鸡、小鸭的知识，这对那些睁大眼睛好奇地看着这个世界的孩子来说，是如“一杯搁糖的豆浆”呀！

从艺术上来说，我更喜欢《玫瑰和她的布娃娃》、《莹莹的心事》，《小黑驴和小花鹿》这种为幼小者创作的文学剧本，是世界上最难的文学剧本，它需要作者精心的制作，才能创造出这种令人赞美的童话境界。但是，有人瞧不起这种文学，认为它是“低级”的、“幼稚”的文学。偏见是一种愚昧、无知的表现。我希望有更多的作者为幼儿们创作出一批精美的童话影视剧本来！也希望介华为他们多写一些！

写完序文，正值金风送爽，我遥祝介华在儿童文学园地里，迎来又一个丰收的日子！

张锦江

一九八七年九月十六日 于上海大连二村·滴水居

• 电影剧本 •

不平静的侨乡





序

初秋。位于东海之滨的侨乡东岭港。

晚霞抹去西边的余辉。

湛蓝的夜幕渐渐缀满星斗。

港上灯火通明，携带各种包裹的乘客进进出出，一片繁忙景象。

扩音器里传来女广播员柔和的声音：“从香港驶往本港的‘春光号’已经驶进港区，请接客的同志做好准备……”

渺渺茫茫的外海，响起长鸣的汽笛。

朦胧的夜色里，“春光号”隐约可见。

倚在码头栏杆旁的一个瘦高个男人，不时抬腕看表。见接客的人已纷纷进入码头，便尾随在几个人后面，向码头匆匆走去。

“春光号”停泊在码头上。

乘客提着东西依次走进检查口。

四名女海关检查员分别检查着乘客的行李。

一个全身港式装扮的女人打开皮箱，接受检查。

一位女检查员从皮箱里拿出一包书和画报。一本本地看着书名：《小寡妇思夫》、《钻天入地》、《流侠传》、《女人的秘密》……

女检查员：“你带这些书干什么？”

港式女人：“回来探亲时间长，留着自己看的。嘻嘻，自己看的。”

女检查员：“只许自己看，不能外传。”

港式女人：“那是那是。”

受检查后的乘客渐渐走出来，从候船室旁边经过。

站在候船室一角的瘦高个男人踮着脚，摆着头，向乘客人群中寻找着什么。

忽然，他转身走出候船室，向着港式女人追去。

他们一前一后走出码头。来到路边的一棵榕树下。

瘦高个男人：“阿珍，带来了吗？”

港式女人：“一本不少。我可冒了好大的风险噢。要不是说是留着自己看的，还不给带进来呢。”

瘦高个男人：“哼，什么都管！好，多少钱一本？”

港式女人：“五本书，两本画报、一套照片。甬打价，一个整数。”

瘦高个男人：“哟，那么贵？”

港式女人：“贵？你虎头鲨要的什么把戏，别以为我不知道。这些东西转不了几天，一百块钱就回来了，以后光得纯利。你那租书摊不就是棵摇钱树吗？”

瘦高个男人：“瞧你说的，我倒快成了富翁？哪能跟你们比，跑一趟，来回脚儿，早挣足了。”

港式女人：“时候不早了，我还有事。要不要？”

瘦高个男人：“别别别。你的话也别当金口玉言。八十，行了吧？”

港式女人：“不要算了。”提起皮箱就要走。

瘦高个男人急了：“别别别，阿珍，依你的办。老主顾了，下回还得想着我哟。”

港式女人：“虎头鲨，别没良心。你那书摊两千本书，有一半是我给你弄过来的。没有我，你能这么抖威风？”

瘦高个男人：“得得得，别的甭说了。交货吧。”

二人重新蹲下。交钱、交货。

做完交易，阿珍急匆匆地走了。

虎头鲨仍站在原处，双手掂着纸包。忽然，脸上露出一阵狞笑：“哼，有了这个，更得让你们这帮孩子晕晕乎乎……”

虎头鲨顺着栏杆，向暗影里走去。

定格，急促推出片名：《不平静的侨乡》。

随后出现编导、演职员表。

—

当晚。虎头鲨家。

堂屋一角，虎头鲨坐在一张小桌旁，边喝酒、吃菜，边翻看一本香港画报。脸上不时露出微笑。

鲨妻走过来，侧头看看：“哟，怎么竟是光屁股女人？都这把年纪了，你看它干什么？”

虎头鲨：“你懂个屁！这比穿衣裳的值钱。有了这批货，不出一个星期，我就让它连本儿捞回来。”

鲨妻笑笑：“那敢情好，哎？我说把这东西租给孩子们看，要让上边的知道了，行吗？”

虎头鲨：“当然不能搁在明面儿上啦。再说，我有工商局发的营业执照，怕啥？瞧着哗啦哗啦地来票吧。”说着，用筷子夹了一块桂花肉，又夹了一颗卤酥花生，“啧儿”，呷了一口红曲米酒。

二

当晚。金沙河头。

一个中年妇女正在急切地喊着：“阿宝，阿宝。”

她边喊边找。慢慢走到桥头。仍在喊。

一个腰微驼的老人，从桥对面走过来。显然，他被女人沙哑、急切的喊声惊动，便迎过来。

老人：“阿秀，这时候孩子还没回家？”

阿秀转身：“哟，老馆长，您也没睡？阿宝这孩子，不知道中了么什魔，成天不着家。这不，同学捎条来，老师说他今天没上学……”

老馆长：“逃学了？那可要抓紧点，往下坡溜，快着呢。走，找找去。”

阿秀十分感慨地：“老馆长，不用麻烦您了。我自己——”

老馆长：“快走吧。”

时间不长，桥边响起老馆长和阿宝妈呼喊阿宝的声音。

三

冷饮部旁边的暗角。

四个小男孩蜷曲在一起，正在兴冲冲地谈论着什么。

一个小男孩：“阿宝，你甬吹，来，我试试。”

阿宝站起来：“试就试。”

阿宝撩开外衣，露出胖乎乎的肚子，弓步，挺胸，口中念念有词。很快，他用手指指小男孩，让他开始行动。

小男孩站起身，用一根木棍去扎阿宝的肚子。

扎着扎着，阿宝一缩身，坐在地上。

“轰”地一下，三个伙伴全笑了。

小男孩：“怎么样，不行吧？”

阿宝不服气地：“我这不刚练嘛。书上说，练上两个月，咒语全背会，那时候就刀枪不入了。”

叫豁牙子的男孩：“是吗？哪的书？我看看。”

阿宝：“虎头鲨的租书摊，明天我带你去看。”

一个小男孩：“明天咱们全去。”

忽然，远处传来女人呼喊阿宝的声音。

豁牙子：“阿宝，你妈找你呢。”

阿宝：“甭管她，来，咱们接着练。”

三个小男孩：“好，练！”

他们四人又摆好架势。

四

当晚。老馆长家。

一弯新月，洒下朦胧的光，斜射进屋里。

灯已熄。但老馆长陈阿海平躺在床上，仍在不停

地吸着烟。

老伴翻个身：“菱她爹，睡吧。着那个急，有完吗？这几年，总算把县图书馆整治得不错了，报上登，电视里放，再折腾一年半载的，回家养老，得了。”

陈阿海：“那就眼瞧着孩子往海里跳？”

阿海妻：“孩子逃学，不是常事儿？满树的荔枝，还没几个烂的？再说，你是个图书馆的馆长，又不是教育局的局长，孩子的事，管不过来。碗大盛不了海水，手大捂不过天来。瞎操心。”

陈阿海：“一晚上，碰见好几个家长找孩子，我就纳闷儿，孩子都干什么去了呢？”

五

次日。

火红的太阳从东方的远海尽头冉冉升起。

东岭县城关渐渐从晨曦中显出壮观、美丽的容颜。上班的职工、挑着鲜菜赶早市的农民交织在一起；一伙伙背着书包上学的学生在路边行人间穿插而过……构成一曲生机勃勃的晨歌。

老馆长陈阿海夹在行人中，不时跟过路熟人打打招呼。他随着学生们慢慢地往前走。

这时，老伴提个小竹篮，篮里放着鲜菜，匆匆迎

着走来。

猛地，她发现了老馆长，诧异地：“哟，菱她爹，大早晨的，在这儿干啥呢？”

老馆长：“遛遛腿儿。”

阿海妻：“你呀，不打拳，又改遛腿儿了？快快快，把这个拿回家去，我再去买截笋。”

阿海妻把竹篮交给陈阿海，转身走了。

陈阿海提着竹篮，望望四周，随着几个小学生继续往前走。

六

虎头鲨的个体书摊。

这是一个临街的店堂。虎头鲨卸着最后一块店板。堂屋里的墙壁上，挂满奇形怪状的招贴画报和用毛笔抄的书名。靠墙，有个半旧的书架，架上摆满包着书皮的书。

这时候，堂屋里的两条长凳上，已坐了三个小学生，各自翻着一本小人书。看样子，兴趣很浓。有的眉飞色舞，比比划划。

虎头鲨用毛掸掸着书架上的土，歪过头来：“怎么样？棒吧？”

一个小胖子：“真棒。再换一本，还要棒的。”